

WEN BAI DUI ZHAO ZI ZHI TONG JIAN

文

白

对照全译

资治通鉴

(精华本)

张宏儒 沈志华 主编

金城出版社

文白 对照全译

资治通鉴

(精华本)

张宏儒 沈志华 主编

文白对照全译

资治通鉴

(精华本)

策 划 张宏儒 望复博 蒋和欣

主 编 张宏儒 沈志华

执行主编 马 懂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)

马 怡 毛双民 孙家洲

张宏儒 柳 宪 侯 明

袁 熹

第六册

金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白对照全译《资治通鉴》精华本/张宏儒主编. - 北京:
金城出版社, 2000

ISBN 7-80084-310-6

I. 文… II. 张… III. 资治通鉴-译文 IV. K20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76528 号

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)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17.5 印张 3000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5500 册

ISBN 7-80084-310-6/K·11

定价: 180.00 元

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

唐纪五十二 德宗神武圣
文皇帝十一贞元十七年
(辛巳、801)

李锜既执天下利权，以贡献固主恩，以馈遗结权贵，恃此骄纵，无所忌憚，盗取县官财，所部官属无罪受戮者相继。浙西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事，言官市、进奉及盐铁之弊，因言锜不法事。上览之，不悦，命械送锜。锜闻其将至，先凿坑于道旁；己亥，善贞至，并锁械内坑中，生瘞之。远近闻之，不寒而栗。锜复欲为自全计，增广兵众，选有材力善射者谓之挽强，胡、奚杂类谓之蕃落，给赐十倍他卒。转运判官卢坦屡谏不悛，与幕僚李约等皆去之。约，勉之子也。

唐纪五十二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（辛巳，公元801年）

李锜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后，通过进献贡物来巩固主上的恩宠，通过赠送财物来结纳地位高、有权势的人，依仗着这一点而骄横放纵，没有一点顾忌与畏惧，非法盗占国库的财物，他统领的属吏中无罪而遭到杀害的人相继不断。浙西平民崔善贞前往朝廷进献秘密奏章，谈论官市、进献贡物以及经营盐铁的弊病，因而讲到李锜不守法纪的事情。德宗看了他的奏章，很不高兴，命令将他用枷锁拘禁着送交李锜。李锜听说他就要到来，事先在道路旁边挖了一个土坑。己亥（六月初八），崔善贞到了，李锜将他连同枷锁一起推进坑中，活埋了他。远近各地的人们听说此事后，都不寒而栗。李锜又作了些想要自我保全的安排：增加士兵的人数，选拔多才强力、善于射箭的人，将他们称作“挽强”；对所收容的胡、奚等各族人，将他们称作

“蕃落”，对他们的供给与赏赐，是其他士兵的十倍。转运判官卢坦屡次劝谏，他都不肯悔改，于是卢坦与幕僚李约等人都离开了他。李约是李勉的儿子。

十九年(癸未,公元 803 年)

当初，翰林待诏王伾善长书法，山阴人王叔文擅长下棋，都在东宫出出进进，侍奉太子，供太子娱乐。王伾是杭州人。

王叔文诡计多端，自称读过书而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，经常趁机向太子讲说民间的疾苦。太子曾经与各位侍读以及王叔文等人谈论到宫市的事情，太子说：“寡人正准备就此事尽力进言。”大家都表示称赞，唯独王叔文不发一言。大家退去后，太子亲自将王叔文留下来，对他说：“刚才只有你不发一言，难道有用意吗？”王叔文说：“我承蒙太子的钟爱，发现了问题，怎敢不告诉太子闻知！太子的职分应当是省视进食、问候平安，最好不要谈外间的事情。陛下在位的时间长了，如果怀疑太子收揽人心，太子怎么为自己解释呢！”太子大惊，因而哭泣着说：“若不是先生这一席话，寡人无法知道这个道理。”于是，太子对王叔文极为宠爱，而王叔文则与王伾相互依托。

十九年(癸未、803)

初，翰林待诏王伾善书，山阴王叔文善棋，俱出入东宫，娱侍太子。伾，杭州人也。

叔文谲诡多计，自言读书知治道，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。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官市事，太子曰：“寡人方欲极言之。”众皆称赞，独叔文无言。既退，太子自留叔文，谓曰：“向者君独无言，岂有意邪？”叔文曰：“叔文蒙幸太子，有所见，敢不以闻。太子职当视膳问安，不宜言外事。陛下在位久，如疑太子收揽人心，何以自解！”太子大惊，因泣曰：“非先生，寡人无以知此。”遂大爱幸，与王伾相依附。

叔文因为太子言：

王叔文趁机对太子说：“某人可以

“某可为相，某可为将，幸异日用之。”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、吕温、李景俭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，定为死友。而凌准、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，日与游处，踪迹诡秘，莫有知其端者。藩镇或阴进资币，与之相结。淳，吴人，尝为左司郎中；温，渭之子，时为左拾遗；景俭，瑀之孙，进士及第；晔，滉之族子；谏，尝为侍御史；宗元、禹锡，时为监察御史。

二十年(甲申、804)

九月，太子始得风疾，不能言。

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永贞元年(乙酉、805)

春，正月，辛未朔，诸王、亲戚入贺德宗，太子独以疾不能来，德宗涕泣悲叹，由是得疾，日益甚。凡二十余日，中外不通，莫知两宫安否。

癸巳，德宗崩；苍猝召

担任宰相，某人可以担任将领，希望太子在将来起用他们。”王叔文暗中结交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已有名声、但希图快速晋升的朝廷官员陆淳、吕温、李景俭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，约定为生死相托的朋友。另外，凌准、程异等人又靠着这一伙人得以进用，时时与他们交游往来，行踪都很诡诈隐秘，没有人了解他们的端倪。有些藩镇暗中进献资财礼物，与他们相互结纳。陆淳是吴中人，曾经担任左司郎中。吕温是吕渭的儿子，当时担任左拾遗。李景俭是李瑀的孙子，进士及第。韩晔是韩滉的族侄。陈谏曾经担任侍御史。柳宗元与刘禹锡，当时担任监察御史。

二十年(甲申，公元804年)

九月，太子开始身患中风，不能讲话。

唐顺宗永贞元年(乙酉，公元805年)

春季，正月，辛未朔(初一)，诸王、亲戚前来宫中向德宗祝贺，唯独太子因病不能到来，德宗流着眼泪，哀声叹气，从此患病，并一天比一天加重，大约二十多天，内宫与外廷断了消息，都不知道德宗与太子平安与否。

癸巳(二十三日)，德宗驾崩。人们

翰林学士郑絪、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。宦官或曰：“禁中议所立尚未定。”众莫敢对。次公遽言曰：“太子虽有疾，地居冢嫡，中外属心。必不得已，犹应立广陵王；不然，必大乱。”絪等从而和之，议始定。次公，河东人也。太子知人情忧疑，紫衣麻鞋，力疾出九仙门，召见诸军使，人心粗安。

甲午，宣遗诏于宣政殿，太子縗服见百官；丙申，即皇帝位于太极殿。卫士尚疑之，企足引领而望之，曰：“真太子也！”乃喜而泣。

时顺宗失音，不能决事，常居宫中施帘帷，独宦者李忠言、昭容牛氏侍左右；百官奏事，自帷中可其奏。自德宗大渐，王伾先入，称诏召王叔文，坐翰林中使决事。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，称诏行下，外初

匆匆忙忙地把翰林学士郑絪、卫次公等人叫到金銮殿，起草德宗的遗诏。有个宦官说：“内廷计议册立谁人还没有确定呢。”大家都不敢答话。卫次公赶忙说：“虽然太子身患疾病，但是身居嫡长的地位，为朝廷内外所归向。如果没有别的办法，也应该册立广陵王。否则，肯定要出大乱子。”郑絪等人也随声附和卫次公的意见，这才算议定下来。卫次公是河东人。太子知道人们的情绪还在担忧疑虑，便身着紫衣，足穿麻鞋，勉强支撑着有病的身体，走出九仙门，召见各军使，才使人心略微安定了一些。

甲午(二十四日)，德宗的遗诏在宣政殿宣布，太子穿着丧服，接见朝廷官员。丙申(二十六日)，太子在太极殿正式继承皇位。卫士们仍然怀疑登位的不是太子，便踮着脚，伸着脖子，向殿上张望了一番，这才说：“是真正的太子！”于是，高兴得哭了。

当时，顺宗无法讲话，不能处理朝中事务，经常住在宫中，周围挂着帘幕，只有宦官李忠言、牛昭容在顺宗身边侍奉，朝中官员奏请什么事情，顺宗便在帘幕中认可他们的奏请。自从德宗病情垂危以来，王伾率先进入内廷，声称有诏传召王叔文，让他坐在翰林院中处理朝中事务。王伾将王叔文的意图带进内

无知者。以杜佑摄冢宰。二月，癸卯，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。

辛亥，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、同平章事。王叔文欲掌国政，首引执谊为相，已用事于中，与相唱和。

壬戌，以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，依前翰林待诏，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、翰林学士。

伾寝陋、吴语，上所褒狎；而叔文颇任事自许，微知文义，好言事，上以故稍敬之，不得如伾出入无阻。叔文入至翰林，而伾入至柿林院，见李忠言、牛昭容计事。大抵叔文依伾，伾依忠言，忠言依牛昭容，转相交结。每事先下翰林，使叔文可否，然后宣于中书，韦执谊承而行之。外党则韩泰、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。谋议唱和，日夜汲汲如狂，互相推奖，曰伊、曰

廷，告诉李忠言，便声称诏书颁发下来，外界起初没有人知道这一内情。任命杜佑为摄冢宰。二月，癸卯(初三)，顺宗在紫宸门初次受朝中官员的朝见。

辛亥(十一日)，顺宗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、同平章事。王叔文打算执掌国家大政，便首先延引韦执谊出任宰相，自己在内廷当权，与他相互呼应。

壬戌(二十二日)，顺宗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，依然如前充任翰林待诏，任命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、翰林学士。

王伾状貌丑陋，口操吴地方言，为顺宗所亲近宠幸。而王叔文颇以能办大事自我称道，稍稍懂得一些文辞大义，喜欢谈论朝中事务，顺宗因此对他稍微采取敬重的态度，不像王伾那样在内宫通行无阻。王叔文进入翰林院，而王伾进入柿林院，得以与李忠言和牛昭容会面议事。大致说来，王叔文依赖王伾，王伾依赖李忠言，李忠言依赖牛昭容，转相勾结。每遇一事，他们首先下达翰林院，让王叔文作出判断，然后向中书省宣布，由韦执谊承命奉行。他们在外廷的同党则有韩泰、柳宗元等人，主持搜集探听外界的事情。他们策划计议，相互应和，夜以继日，急切如狂，还互相推

周、曰管、曰葛，倜然自得，谓天下无人；荣辱进退，生于造次，惟其所欲，不拘程式。士大夫畏之，道路以目。素与往还者，相次拔擢，至一日除数人。其党或言曰，“某可为某官，”不过一二日，辄已得之。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，昼夜车马如市。客候见叔文、伾者，至宿其坊中饼肆、酒垆下，一人得千钱，乃容之。伾尤阔茸，专以纳贿为事，作大匱贮金帛，夫妇寝其上。

甲子，上御丹凤门，赦天下，诸色逋负，一切蠲免，常贡之外，悉罢进奉。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，如官市、五坊小儿之类，悉罢之。

乙丑，罢盐铁使月进钱。先是，盐铁月进羨余而经入益少；至是，罢

崇，说他们是伊尹，是周公，是管仲，是诸葛亮，豪壮得意，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。他们使荣宠与屈辱，晋升与贬斥，发生于仓促之间，只要他们想要做什么，便可不受规程法式的约束。士大夫对他们心怀畏惧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平素与他们有交往的人们，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提拔升官，以至于一天以内便封拜好几个人。只要他们的同党中有人说“某人可以担任某官”，过不了一两天，此人便已经得到这一职位。因此王叔文及其同党十多家的门前，昼夜车马往来，门庭若市。等候谒见王伾、王叔文的客人，以至于要在他们所住街坊的饼店卖酒之处过夜，饼店酒家收取每人一千钱，方肯收留为房客。王伾尤其猥琐卑下，专门以收受贿赂为能事，他制作了一个收藏金钱丝帛的大柜子，他们夫妇二人便在大柜子上就寝。

甲子(二十四日)，顺宗驾临丹凤门，大赦天下；对各种名目的租税拖欠，一律免除；在固定的贡品以外，停止所有的贡物进献。对贞元末年损害百姓利益的施政措施，如官市和鹞、鸢、鹬、鹰、狗五坊给役一类，全部罢除。

乙丑(二十五日)，顺宗免除盐铁使每月进献的月进钱。在此之前，盐铁使每月进献正税以外的杂税钱，但正常的

之。

三月，辛未，以王伾为翰林学士。

丙戌，加杜佑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以浙西观察使李锜为镇海节度使，解其盐铁转运使。锜虽失利权而得节旄，故反谋亦未发。

以王叔文为度支、盐铁转运副使。先是叔文与其党谋，得国赋在手，则可以结诸用事人，取军士心，以固其权，又惧骤使重权，人心不服，借杜佑雅有会计之名，位重而务自全，易可制，故先令佑主其名，而自除为副以专之。叔文虽判两使，不以簿书为意，日夜与其党屏入窃语，人莫测其所为。

上疾久不愈，时扶御殿，群臣瞻望而已，莫有

经费收入却越来越少。至此，便将月进钱免除了。

三月，辛未(初二)，顺宗任命王伾为翰林学士。

丙戌(十七日)，顺宗加封杜佑为度支使和诸道盐铁转运使，任命浙西观察使李锜为镇海节度使，解除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。李锜虽然失去了财政大权，但得到了节度使的旌节，所以他反叛朝廷的阴谋也就没有表露出来。

顺宗任命王叔文为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。在此之前，王叔文与他的同党谋议，将国家的赋税收入抓到手中，就能够用此来交结各方面当权人物，争取得到将士的拥护，以便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。他又担心骤然担任握有重大财权的使职，人们不能心悦诚服，便借着杜佑平素有善于管理财物的名声，地位尊显而务求保全自己，又为人平易，可以控制，所以首先让杜佑在名义上主持财政，而任命自己为副职，以便专擅财政。虽然王叔文兼任了度支与盐铁转运两项使职，但他并不把簿籍文书放在心上，而是日夜与他的同党在一起，摒退外人，私下密谈，他在干什么，人们都不得而知。

顺宗的疾病许久不能痊愈，只好不时让人扶着他登上大殿，会见群臣，群

亲奏对者，中外危惧；思早立太子，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，恶闻之。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，疾叔文、忠言等朋党专恣，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、卫次公、李程、王涯入金銮殿，草立太子制。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，恶之；絪不复请，书纸为“立嫡以长”字呈上；上领之。癸巳，立淳为太子，更名纯。程，神符五世孙也。

乙巳，上御宣政殿，册太子。百官睹太子仪表，退，皆相贺，至有感泣者，中外大喜。而王叔文独有忧色，口不敢言，但吟杜甫题《诸葛亮祠堂》诗曰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闻者哂之。

五月，辛未，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、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

臣也只有从远处看一看顺宗罢了，从没有亲自回答过顺宗的提问。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感到忧惧不安，希望及早册立太子。然而，王叔文一党准备独揽大权，讨厌听到人们的这种议论。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都是前朝任用的旧臣，他们忌恨王叔文、李忠言等人树立朋党，专横恣肆，便启奏顺宗传召翰林学士郑絪、卫次公、李程、王涯等人前往金銮殿草拟册立太子的制书。当时，牛昭容一伙人因广陵王李淳英俊明达，便憎恶他。郑絪不再请示，在纸上写了“册立嫡长子”几个字上呈顺宗，顺宗点了点头。癸巳（二十四日），册立李淳为太子，改名为李纯。李程是李神符的五世孙。

乙巳（四月初六），顺宗驾临宣政殿，册封太子。官员们目睹太子仪表堂堂，退下来以后，纷纷互相庆贺，以至有人感动得哭泣了，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。然而，唯独王叔文脸上带着忧虑的神色，口中又不敢说什么，只是吟诵杜甫所作《诸葛亮祠堂》诗道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听到他读诗的人们都讥笑他。

五月，辛未（初三），顺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、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；甲戌（初六），任命度支

使。甲戌，以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。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，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，借希朝老将，使主其名，而实以泰专其事；人情不测其所为，益疑惧。

辛卯，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，依前充度支、盐铁转运副使。俱文珍等恶其专权，削去翰林之职。叔文见制书，大惊，谓人曰：“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，若不得此院职事，则无因而至矣。”王伾即为疏请，不从。再疏，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，去学士名。叔文始惧。

六月，己亥，贬宣歙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县尉。士谔以公事至长安，遇叔文用事，公言其非。叔文闻之，怒，欲下诏斩之，执谊不可；则令杖煞之，执谊又以为不可；遂贬焉。由是叔文始大恶执

郎中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。王叔文知道自己被朝廷内外的官员们所憎恶忌恨，打算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借着范希朝作为朝廷宿将的声望，让他在名义上主持军事，但实际上是让韩泰专擅兵权。人们猜不出他们要做什么，愈加疑惑恐惧。

辛卯(二十三日)，顺宗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，依然如前充任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。俱文珍等人憎恶王叔文独揽大权，设法免除了他翰林学士的职务。王叔文看到制书后，大为震惊，他对别人说：“我每天按时到这里来商量公务，如果不能够在翰林院担任职务，就没有到这里来的理由了。”王伾当即替王叔文上疏请求保留学士职务，顺宗不肯听从。王伾再次上疏，顺宗才允许王叔文隔三五天到翰林院来一次，但仍免除翰林学士的职称，王叔文开始恐惧了。

六月，己亥(初二)，顺宗将宣歙巡官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。羊士谔因公务来到长安，适逢王叔文当权，便公开谈论他的错误。王叔文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非常生气，打算发布诏书，将他斩杀，韦执谊不肯同意。王叔文又打算用杖刑将他打死，韦执谊认为也不能这样做，于是将羊士谔以贬官论处。自此，王

谊，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。

王叔文既以范希朝、韩泰主京西神策军，诸宦者尚未寤。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，且言方属希朝。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，乃大怒曰：“从其谋，吾属必死其手。”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：“无以兵属人。”希朝至奉天，诸将无至者。韩泰驰归白之，叔文计无所出，唯曰：“奈何！奈何！”无几，其母病甚。丙辰，叔文盛具酒馔，与诸学士及李忠言、俱文珍、刘光琦等饮于翰林。叔文言曰：“叔文母病，以身任国事之故，不得亲医药，今将求假归侍。叔文比竭心力，不避危难，皆为朝廷之恩。一旦去归，百谤交至，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？”文珍随其语辄折之，叔文不能对，但引满相劝，酒数行而罢。丁巳，叔文以母丧去位。

叔文开始非常嫌恶韦执谊，在他们二人门下往来的人们都恐惧起来了。

王叔文使范希朝、韩泰主持京西神策军以后，诸宦官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。适逢边疆各将领各自呈送书状向中尉陈辞，而且提到他们刚刚归属范希朝统辖。宦官们开始明白兵权已经被王叔文等人夺走，于是大为恼怒地说：“如果按照他们的计谋干下去，我们这些人肯定要死在他们手里。”于是秘密命令各边防来使回去禀告各将领说：“不要将军队归属别人。”范希朝来到奉天时，各将领没有前来的。韩泰骑马回来报告了这一情况，王叔文无计可施，只是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！这可怎么办！”没过多久，王叔文的母亲病情严重。丙辰(十九日)，王叔文备办了丰盛的酒食，与各位翰林学士和李忠言、俱文珍、刘光琦等人在翰林院饮酒。王叔文说：“我的母亲有病，过去因我承担着国家政务的原故，无法亲自为母亲求医访药，现在我准备请假回家侍奉母亲。近来我竭尽心力，不避危险艰难，这都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典。我一旦离开朝廷，返回家乡去，各种诽谤纷至沓来，谁肯体察我的隐衷，说一句话帮助我呢？”俱文珍总是随着王叔文的话抢白他，王叔文无法对答，只好斟满了酒劝大家喝，酒过数

王叔文既有母丧，韦执谊益不用其语。叔文怒，与其党日夜谋起复，必先斩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，闻者惶惧。

自叔文归第，王伾失据，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，且总北军；既不获，则请以为威远军使、平章事，又不得；其党皆忧悸不自保。是日，伾坐翰林中，疏三上，不报，知事不济，行且卧，至夜，忽叫曰：“伾中风矣！”明日，遂舆归不出。己丑，以仓部郎中、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；伾、叔文之党至是始去。

乙未，制以“积疾未复，其军国政事，权令皇太子纯句当。”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，上亦恶之；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，上固厌倦万机，遂许之。又以太常卿杜黄裳

巡，便散了宴席。丁巳（二十日），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而免除了官位。

王叔文为母亲服丧后，韦执谊益发不肯采用他的意见。王叔文大怒，与他的同党日夜图谋再被起用，并一定要首先斩杀韦执谊，把不肯附和自己的人全部诛灭，听说此事的人都震恐不安。

自从王叔文回家后，王伾失去着落，便天天到宦官和杜佑那里请求起用王叔文担任宰相，并且统领北军。既然没有得到认可，他便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威远军使、平章事，又没有得到认可。他的同党都忧恐惊悸，感到难以自保。这一天，王伾坐在翰林院中，接连三次上疏，全不见回复，知道难以成事，坐卧不宁。到了夜间，王伾忽然大叫道：“我中风啦！”第二天，他被抬回家中，于是再也不曾走出家门。己丑（七月二十二日），顺宗任命仓部郎中、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。至此，王伾、王叔文的同党开始从朝中被斥逐出去了。

乙未（二十八日），顺宗颁布制书称：“由于朕旧病在身，未能康复，军务与国政中的一切施政要务，暂时命令皇太子李纯代为办理。”当时，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痛恨王叔文的党羽肆意专断，顺宗也憎恶他们。俱文珍屡次启奏顺宗，请求命令皇太子监理国政，顺宗本

为门下侍郎，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俱文珍等以其旧臣，故引用之。又以郑珣瑜为吏部尚书，高郢为刑部尚书，并罢政事。太子见百官于东朝堂，百官拜贺；太子涕泣，不答拜。

八月，庚子，制“令太子即皇帝位，朕称太上皇，制敕称诰。”

辛丑，太上皇徙居兴庆宫，诰改元永贞，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。后，宪宗之母也。

壬寅，贬王伾开州司马，王叔文渝州司户。伾寻病死贬所。明年，赐叔文死。

乙巳，宪宗即位于宣政殿。

癸丑，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薨。皋在蜀二十一年，重加赋敛，丰贡献以结主恩，厚给赐以抚士卒，士卒婚嫁死丧，皆供

来对处理日常的纷繁政务感到厌倦，于是同意了俱文珍的请求。又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，任命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，二人一并同平章事。俱文珍等人认为他们是朝廷的老臣，所以延引起用了他们。还任命郑珣瑜为吏部尚书，任命高郢为刑部尚书，一并免去二人的宰相职务。太子在东朝堂会见百官，百官行礼祝贺，太子哭得泪流满面，没有向百官答礼。

八月，庚子（初四），顺宗颁布制书称：“命令太子即帝位，朕号称太上皇，朕颁布的制书敕令称作诰。”

辛丑（初五），太上皇迁移到兴庆宫居住，颁布诰命，改年号为永贞，将良娣王氏立为太上皇后。太上皇后是宪宗的母亲。

壬寅（初六），将王伾贬为开州司马，将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。不久，王伾在贬地病死。第二年，宪宗赐王叔文自裁而死。

乙巳（初九），宪宗在宣政殿即位。

癸丑（十七日），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。韦皋在蜀中任职二十一年，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，通过进献丰美的贡物，来维系主上的恩典，靠着发放优厚的军饷来安抚部下的将士，遇

其资费，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，服南诏，摧吐蕃。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，已复还幕府，终不使还朝，恐泄其所为故也。府库既实，时宽其民，三年一复租赋，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，至今画像以为土神，家家祀之。

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。

己卯，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，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，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，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。

壬申，贬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。执谊以尝与王叔文异同，且杜黄裳婿，故独后贬。然叔文败，执谊亦自

到将士婚配丧葬时，一概供给他们所需的费用，所以他能够长期任职，安然无恙，而将士们也愿意为他效力，终于得以偃服南诏，挫败吐蕃。对于在幕府供事多年，官位已高的僚属，韦皋便让他们出任刺史，当他们任职期满以后，便让他们重返幕府，到底不肯让他们回朝供职，这是因为韦皋担心他们将自己的所做所为泄露出来的原故。在军府的库存充实后，韦皋还时常缓解治下百姓的负担，每隔三年，便实行一次赋税豁免，蜀地的人们佩服他的才智与权谋，同时又畏惧他的威严，时至今日，人们还在供奉他的画像，把他当作土神，家家户户都祭祀他。

支度副使刘辟自命为西川留后。

己卯(九月十三日)，宪宗将神策行军司马韩泰贬为抚州刺史，将司封郎中韩晔贬为池州刺史，将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，将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。

壬申(十一月初七)，宪宗将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。由于韦执谊曾经与王叔文意见分歧，而且又是杜黄裳的女婿，所以只有他在最后才遭贬斥。然而，在王叔文失败后，韦执